

“小弹簧”变形记

□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叶 洋

安静的课堂上,有一个角落总是传来奇怪的声音:小金属片掉落的叮当声、小机械咬合的咔嚓声、弹簧振动的嗡嗡声、铰链转动的咯吱声……

这个时候,说明学生小吕面对一些较大的压力在低头摆弄着自己的那些小玩意,甚至用它们捉弄同学。

“叶老师,你去班里看看,地上全是弹簧。”听到报告,我迅速赶往教室。一进门,果不其然,只见到处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弹簧。

小吕的同桌看见我来了,忙站起来:“老师,小吕今天不知道又发什么疯,带了这么多的弹簧到学校,还用弹簧弹同学。”

一时之间,受害者纷纷举手投诉,有的学生脑袋上红色的印记清晰可见。

“我就要弹你们,那又怎么样?”小吕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,说着,又要动手去弹别人。我连忙将他拦下,安抚学生们的的情绪,再把小吕带到办公室单独谈话。

在办公室里,小吕还是气鼓鼓的,还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我引导他深呼吸,摸摸他的头说:“小吕,我们先冷静下来,老师可以帮你。”

一问才知道,原来昨天小吕科学考试不及格,英语教师又向家长反映孩子听讲糟糕。一气之下,小吕妈妈威胁要把他的弹簧和小零件都扔了。

我忽然明白,这是一种信号:小吕这个“小弹簧”正四处受压,如果压力过大,外部支持系统濒临坍塌,弹簧会因此“塑变”——失去弹性,不可恢复。

“你看,老师知道你喜欢摆弄小零件,特地给你买了收纳盒。”

小吕的眼神亮了起来:“真的给我?”

“当然啦,老师十分欣赏你的探索精神,但请你把弹簧收好,要是能不影响其他人就更好了。”

小吕点点头,十分开心。我乘机邀请他担任科学器材管理员,想以此来培养他的责任心。

小吕兴奋了一下,眼神又黯淡了下去:“算了吧。我做不好的。”

“千万别这么说,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做好。可能你需要一点小办法,比如列一个表格,把每节课需要哪些器材和数量都写清楚。如果还有问题,随时可以来问老师哦。”

当晚,在家访过程中我意识到,父母是小吕的另一个压力来源,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比较高,话语间常常充满胁迫。

于是,我给小吕的家长提供指导:希望他们鼓励孩子发展爱好,平时多陪伴孩子,以拉近和孩子的距离,调节孩子的情绪。

当然,我也和任课教师进行沟通交流,希望他们对小吕更加包容,给小吕一点时间,让这个“小弹簧”恢复弹性。

这一次大家的合力似乎奏效了,遍地的弹簧消失了。更让我高兴的是,得益于器材管理员这个职务,小吕的上课状态也有了起色。

当我觉得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,这个“小弹簧”却利用职务之便,随意拆掉实验室里的弹簧秤,一时之间又成为众矢之的。

我找到他,他对我说:“我就是想探索一下又怎样?”

看着满屋子七零八落的零件,我想,这次务必要让他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,便给他安排任务:请他把拆掉的10把弹簧秤复原。

小吕二话没说,马上着手操作。10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过去了,

可弹簧秤的部件依然七零八落,小吕急得抓耳挠腮,拿着说明书翻来翻去。

最后,他发现有一个齿条的螺丝在上紧的同时,又需要和前面的指针固定在一起,才能使两者能够协同运作。他一个人只有一双手,必须和他人合作才可以完成。

我没有出手帮他打下手,而是认准了:这是一个增进小吕和同伴关系的好契机。

趁小吕还在硬着头皮组装时,我去班里找些学生帮忙。令我意外的是,许多学生都想去帮助他,也许是觉得他最近管理员当得不错,也许是自己也想一展身手。

“小吕,我们来帮你。”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,小吕花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搞定的弹簧秤,一下子就复原如初了。

等学生们散去,我让小吕谈谈感受。

“我不应该随意拆掉仪器,组装起来比拆掉费劲多了。”小吕腼腆地笑了。

我还引导他对同伴的帮助产生

感谢之情,并反思自己之前毫无顾忌地影响别人的行为。

与此同时,我灵机一动,何不制定一张“行为弹力表”呢?于是,我和他一起设计每天有哪些行为表现需要测评。他十分感兴趣,一项一项地和我商量着,表格做好后一天一天地坚持着。

“小弹簧”的韧劲在不断磨炼,“弹力值”在不断增加。现在,小吕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,也越来越阳光、开朗。

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,小吕经常帮助同学修理物品,或完成一些小制作。在学校科技节期间,小吕开动脑筋,带动全班用废铁钉、弹簧和陶瓷制作了一个艺术装置,表现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会场景。后来,这个创新的作品在杭州市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中获得一等奖。

作为班主任,我觉得,班里的每个学生都是一根独一无二的“小弹簧”。有时,我们要适当施压,增强学生的抗挫性;有时,我们要巧借外力,因时、因地、因人,应机权变,成就学生的无限可能。

●点评:

这篇育人故事以弹簧为喻,生动展现班主任工作的智慧。面对行为失范的学生,叶洋老师没有简单批评,而是像对待弹簧一样——先减压,再赋能。当小吕因学业压力和家庭威胁而“失去弹性”时,教师用收纳盒、科学管理员职务拉近距离;当他行为失控时,又通过复原弹簧秤的任务让他体验规则与合作的重要性。教育亮点在于:巧用兴趣引导行为——以科学实验为切入点,变“捣乱”为责任;家校合力调整压力——指导家长减少威胁,用陪伴替代压迫;同伴互助促进成长——借助学生帮助,让小吕学会珍惜关系。叶洋老师的做法提醒我们:教育不是硬掰,而是找到学生的“弹性点”——该松时给支持,该紧时立规矩,最终让每个学生都“能屈能伸”,绽放自己的光彩。

(点评者: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)



方寸载梦 犹聆鹤鸣

近日,慈溪市碧海学校为一、二年级学生精心策划了“小海星·成长记”期末游园活动,以趣味实践替代传统纸笔测试,通过四重闯关任务,以星级兑换“海星贝”。图为活动结束后,所有学生将学期收获写在彩纸上,亲手折成千纸鹤粘贴于“小海星慧成长”展板,并与伙伴合影,定格成长印记。

(本报通讯员 励 娜 岑梦娜 摄)

转机出现在家访结束之际

也表示,不存在教师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的情况,与同学关系也正常。

班主任推测,小Q请了几次病假,在家养病那几天可以畅快地玩手机,而回校后学业上有点吃力。这可能才是真实的原因。

但小Q父母提出:小Q之前上学都好好的,会不会是换了新教师的缘故?

家校沟通已然出现裂痕。但教师们每次看到小Q来上学,都会上前安抚。不料有一天,小Q在言谈中多次出现严重的负面情绪。这让大家都愣住了,觉得已经超出教师能解决的范畴。

学校建议小Q家长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。但在这之后,小Q来不上学就完全看心情,基本上处于持续请假状态。而我了解到,家长并没有带孩子去看医生。

作为这个班的美术教师,每次上课时我都会留意小Q是否来上学。经过观察发现,她偶尔来上学的时候,表现非常普通,学业上也有点吃力,确实是那种容易被忽略的“小透明”。

转眼到了期末,学校要求教师

全员参与家访工作,还要拍摄家访照片上传留痕。

我跟着班主任去小Q家。家访期间,她一直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。

家访结束,我们正要离开时,我忽然想起来还要拍照。班主任喊小Q来帮忙。小Q笑容满面、蹦蹦跳跳地出来,用班主任的手机帮我们拍照。

我灵光一现:“小Q,你长得这么好看,照片上一定更好看。老师拍照可厉害了,作品都能上报纸。下学期你要是能来上学,老师给你拍靓照,冲印出来送给你……”

小Q被我一通“忽悠”,竟然连连点头,愉快地答应了。

新学期开学前,我忐忑极了,不知道过了一个假期,小Q是否还记得这个约定。

我特意让班主任提前与小Q家长沟通,请他们提醒小Q,等着她来上学给她拍照呢。

报到那天,我早早拿着相机在校门口等候,为小Q拍下了新学期的第一张照片。

此后,我又为她拍了上课照、活动照等。按照我们的约定,小Q连

续5天按时上学,我就会给她拍一张照片。

第一个月,她因为生病请了一天假,还有两次迟了一节课才来。虽然不能算全勤,但跟上学期相比可算是巨大的进步了。

在美术课上,我如约郑重地奖励她照片;此后,又乘胜追击,让她当美术小助手,负责检查物品整理情况、给组员加分等。每次批改她的作业,我都会特意鼓励几句。

她终于不再请假了。我问她之前不上学的原因,她不说。我想,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提及的过往,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

回想小Q这一学期的改变,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,也不知道下学期她是否还会有波动。但一次家访让我在无意中找到了小Q的一个兴趣点,为化解她的上学焦虑打开了一个口子。

虽然,我们不能指望每一次家访都会有所收获,但是每一次家访都在为学生提供一种可能,都在表达我们对家校合作、携手共育的美好期待。

□磐安县新渥街道新渥小学

陈宇菊

“我站在这里等很久了,你还说我,我不演了!”扮演鲁肃的阿俊狠狠地把剧本甩到地上,双眼通红地盯着我。

难道曾经治愈的“吼病”会像暗藏的炸弹一样爆发?我抿着嘴安静地看着他。

三年级的时候,阿俊在科学课上朝着科学教师吼:“我不喜欢你,我不要听你的课!”

作为班主任的我在课后找到他:“阿俊,我记得你说过很喜欢研究魔术,怎么会在充满奇妙的科学课上违反纪律呢?”

“我不是故意违反纪律的!”小小的人朝我吼道。

“哦,事出有因,让我想想。‘我不喜欢你,我不要听你的课。’老师学得像不像?”

阿俊拿眼角瞅着我。

“科学老师人长得帅,上课又温柔风趣,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我记得你之前是喜欢他的,为什么现在不喜欢了呢?”

“他只知道表扬女生。我们男生也很认真,却被他批评。”

“原来你在为男生打抱不平呢。观察实验过程肯定很令人开心、激动,你们男生是不是忍不住大声说起话来?”

“嗯。”阿俊无言以对,转过头来看我。

“然后,说着说着,就说到与课堂内容无关的事情上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,把上个星期的事记得那么清楚。现在你来当判官,评判一下,男生是在整个过程中都认真,还是只有一半时间认真?”

“一半时间。”

聪明的阿俊把事情原委理清,主动向我,后来也向科学教师道歉了。

四年级的时候,阿俊被推选为小组长,一直担任至今——六年级的第二学期。学校将要举办“六一”班级节目会演,学生们热情高涨,筹划了课本剧《草船借箭》。

阿俊“过五关斩六将”,通过海选顺利晋级,成功担任鲁肃一角。

时间紧,任务重。与家长协商后,我们把排练时间定在每天下午放学后的一小时。经过一周的紧张排练,这周我想着让节目精益求精,于是不断进行局部调整,小演员们也忙个不停。

这边我终于敲定“六百士兵”的动作整改,随即喊一句:“下一场,准备!”那边竟然毫无动静,“鲁肃”“诸葛亮”“周瑜”都不见踪影。

“人呢?在干什么?”想到所有节目周五就要走台,我心里一急,音量不由自主地高了不知几个八度。结果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,阿俊马上朝我“回吼”。

三年后又开始吼了?我盯了一下他,身高接近一米七的阿俊,明显比我高了半个头。我又用目光扫过每一个参演学生,脑海里各种思绪在翻滚。

“排练到今天,竟然有人说不想演了?这个节目不少你一个人,随时欢送。只是你要想清楚,怎么面对当时同学们的一张张选票,怎么面对你背的那一句句台词,怎么面对准备好的服装待在灰暗的角落,怎么面对家长的满心希望落空,怎么面对你勇猛的‘三国战友’。你们所说的‘同舟共济’‘共举大事’成了什么!还有哪一位要半途而废、退出表演的,马上告诉我,都请自便!”

快刀斩乱麻,你吼我也吼,我吼得比他们响,声音、道理都比他们足,立马镇住了这群半大小子。

包括阿俊在内的三个主角,默默地走了过来。排练再次开始。

排练结束后,我招招手,让阿俊先别急着回家,问他:“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比一下谁的‘吼功’更好?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刚才老师朝你吼,现在想来不是很恰当,可能有更好的交流方式。我觉得你现在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,而且后半场演得很好。我很想知道,你为什么朝老师吼,还扔剧本?现在老师心平气和,想听你说说看。”

“你冤枉我没有候场,我就生气。”

“我认为你当时确实没有人在候场。我喊‘下一场,准备’,等了好几秒都没有人,扭头看到你们三个凑在一块儿说话。我已经很累了,你们却玩得开心,你说我要不要生气。”

“我没有和他们说话,我在一旁等着,看到他们两个一直在讲话,还在笑。我很好奇,刚凑过去,就听见你在喊。”

“当时参加海选时,你对鲁肃的看法是什么来着?”

“鲁肃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。”

“是的,鲁肃和诸葛亮、周瑜不一样,他善解人意。你和他们两个也不一样,会等待。我们之间有点时空上的误解,没有‘善解人意’,没有理解对方,引爆了情绪。那好,我们不比吼功。老师向你说了声抱歉。”

“没关系,我也应该向老师道歉。”

“来,让我和你帅气的鲁肃握手言和。”

学生有情绪不稳定的现象在所难免,在青春期的表现尤为明显,“吼”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心思细腻、独立思考的学生。面对阿俊的第二次“吼”,我情急之中采用了“对吼”的方式,在以势夺人之后冷静下来,以理服人,随即逐步降温,与他握手言和。

作为班主任,要用教育的眼光去理解学生行为背后的情感需求,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保持沉默,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平等交流,在“疏”与“堵”之间寻求最优解,学会将危机转化为教育的契机。

从吼叫到握手



□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
龚琴娟

期末季是许多学校要求班主任落实家访工作的重要节点,但一些教师心里满是困惑:“明明电话、微信沟通很方便,每天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和他们交流,为什么还要家访呢?”

我亲历的一件事告诉我,家访的意义或许在于多一种走近学生的可能。

小Q上学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厌学情绪,家长每天被送孩子上学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。

学校领导和心理教师迅速介入,但看不出小Q有任何问题。她自己